

王元化
汤一介
李泽厚
刘道玉
张贤亮
刘再复
温元凯
金观涛
李银河
韩少功
麦天枢
梁治平

我与八十年代

马国川 著



王元化

汤一介

李泽厚

刘道玉

张贤亮

刘再复

温元凯

金观涛

李银河

韩少功

麦天枢

梁治平

我与八十年代

马国川 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八十年代 / 马国川著.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1.6
ISBN 978-7-108-03721-3

I. ①我… II. ①马… III. ①访问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61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63 千字
印 数 00,001—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向全体党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任锡海 摄
1979年年初，山东省青岛市某单位召开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全体党员大会



北京清华大学1977级新生在上课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校上课。图为清华大学1977级学生在阶梯教室上课。



严厉打击犯罪 王文澜 摄

1983年，“严打”期间，湖北十堰法院门前的布告栏。



金水桥变T台 王文澜 摄

1986年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上的北欧裘皮时装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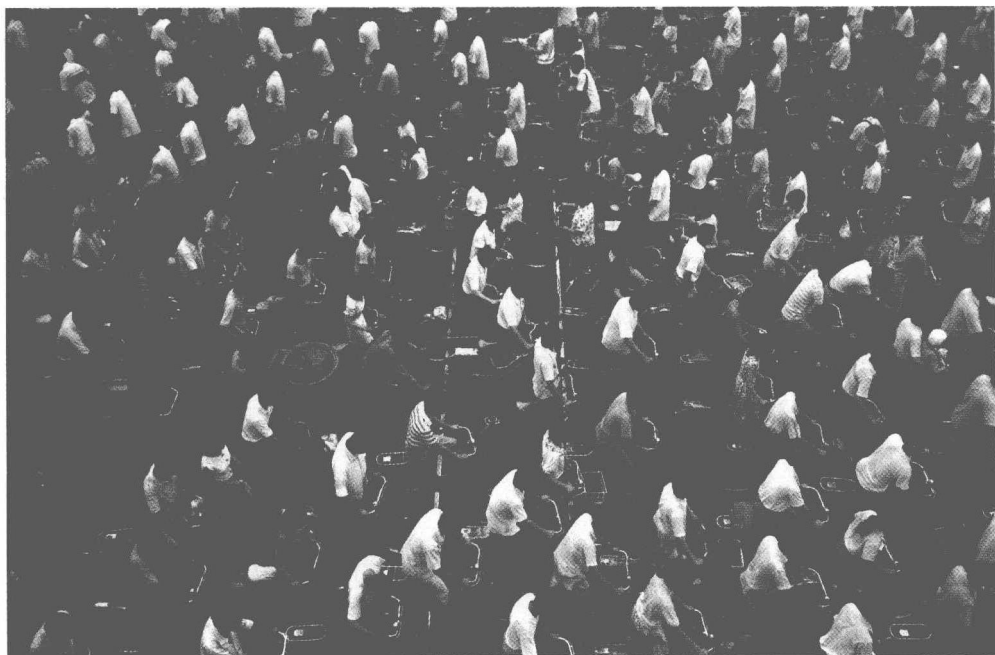
戴墨镜的时尚女青年 王文澜 摄

1980年夏，在北京香山公园，5个戴墨镜的女子在游玩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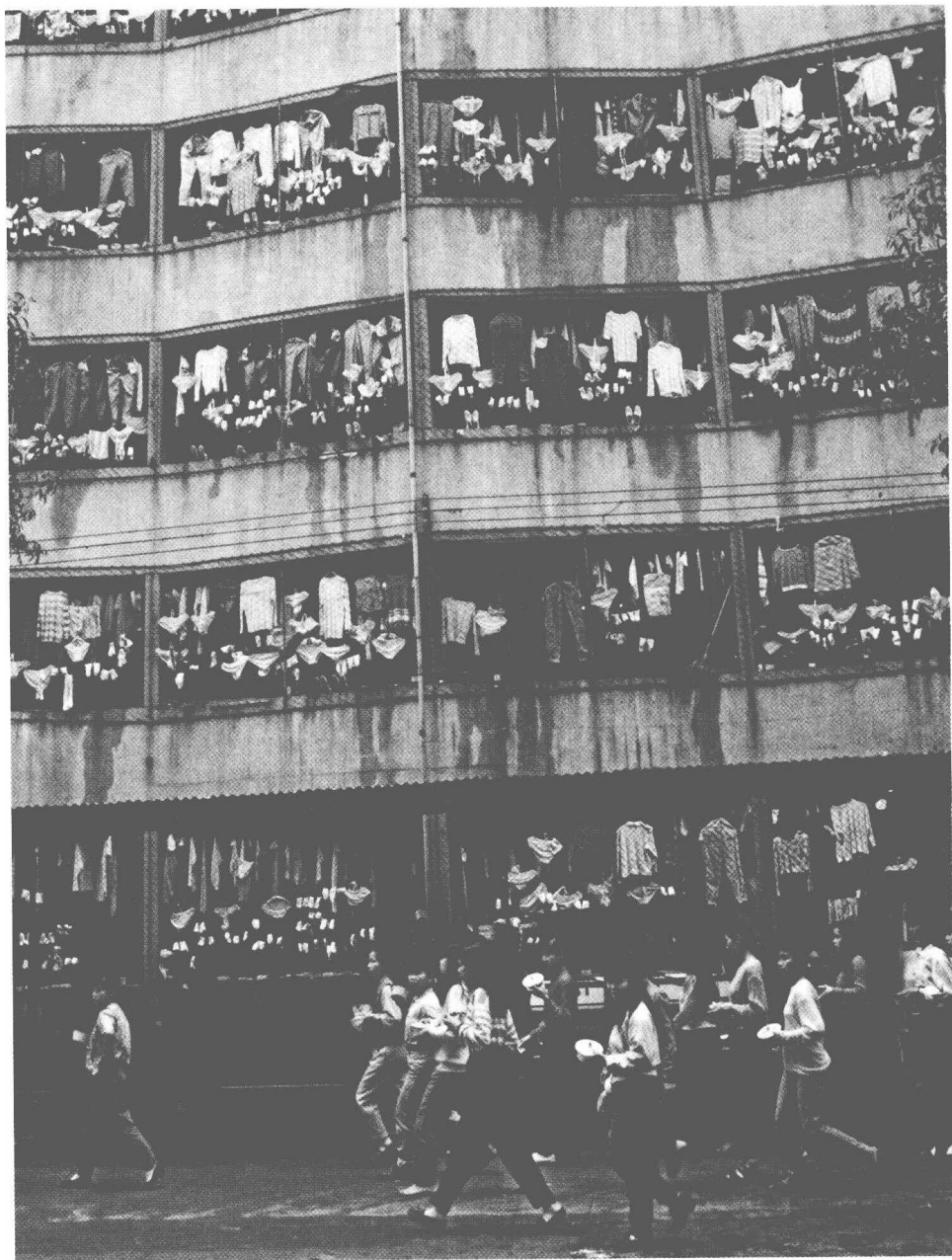
公园迪斯科 胡武功 摄

1970年代末，伴随邓丽君的歌声，许多青年人跳起迪斯科、交际舞。他们手提收录机，身穿喇叭裤，在公园或街头随心所欲，也被当时的父辈斥为“伤风败俗”、“垮掉的一代”。



人与车的海洋 王文澜 摄

1991年的上海光新路口，中间有条铁轨，火车通过前，两边护栏挡住行人；火车通过后，护栏拉起的瞬间，长时间等候的人流车流，从两边聚集到一起，形成人与车的海洋……



深圳外资企业的工人宿舍 朱宪民 摄

1985年，深圳打工妹宿舍外景。一片琳琅满目，呈现的是活力也是生活。

目 录

-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003
- 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008
-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026
-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 046
- 刘道玉：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 071
- 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 088
- 刘再复：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114
- 温元凯：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启蒙者 142
- 金观涛：八十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 160
-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 176
- 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 202
- 麦天枢：我们需要培育社会理性 219
-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248



马国川，一九七一年出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年中国改革纪事》、《争锋》、《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作品，其中《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二〇〇六年十大好书”之一。

写在前面的话

马国川

二〇〇七年的冬天刚刚开始，我就在思考二〇〇八年的选题。作为记者，我知道媒体二〇〇八年的一个热点将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场大合唱之中，只想独自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流。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源头。虽然仅仅隔了一个九十年代，但是从二十一世纪回望过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经显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经活跃一时乃至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历史难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对于那些试图把八十年代与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缝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任由人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某种抽象的逻辑来演绎历史，历史岂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们曾经对任意构筑的历史表示过我们的轻蔑，那么我们又何苦任意构筑历史，让自己成为后人嘲笑的对象呢？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年后，国家确实富裕了，“大国崛起”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凸显出来，两极分化、官员腐败、道德滑坡、环境污染等现象越来越刺眼地摆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不能不正视。在赞歌式的主旋律之外，反思的分贝高起来。在喧哗和躁动的时代里，我感到迷惘：曾经奔走呼号启蒙的人们，面对今天是否也感到困惑，他们又将如何评价三十年的历程？他们还能够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吗？

终于，我决心去采访那些八十年代的人物，想通过他们的描述触摸一个鲜活

的八十年代，并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解疑释惑。

采访随即在二〇〇七年的冬天开始了，原来以为会比较从容，但是报社决定从二〇〇八年的春节开始即连续刊登。所以，春节一过我便匆忙上路，到香港城市大学采访在那里短期讲学的刘再复先生，“两会”报道结束的当天飞赴海南采访韩少功先生，在四月的风沙里奔赴宁夏采访张贤亮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拜访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每一篇稿子整理出来后，我都请对方审订。唯有王元化先生因为病重不能动手，是由《大公报》的资深编辑吴洪森先生代为审订的。王先生没有来得及看到这篇稿子刊出，就在五月九日遽尔仙去，我的稿子遂成了“最后的访谈”。

到二〇〇八年六月九日对李泽厚先生的访谈在《经济观察报》刊出，这个选题就算结束了。我也终于走出了八十年代，这才恍然发现，国人都已沉浸在奥运会前夕的亢奋之中。

二

当我采访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自己的八十年代。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家乡读书。小学是在农村里度过的，中学时才走进二十多公里远的县城。那是一个典型的冀南小县城，整座县城只十字大街有一家新华书店，而且其中没有什么新书。学校里图书馆的钟表仍然停摆在六十年代，满是灰尘的书架只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红旗谱》之类的革命文学作品。课余时间我会到图书室里看看报纸杂志，报纸杂志种类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金观涛语）正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展开。

当时的教学还没有现在那种严苛，更没有实现“封闭式管理”。学校在县城边上，墙外就是农田。每天傍晚，同学们都会三五成群地走出校门，漫步田野。乡下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和两三个要好的同学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当年的激情至今怀念，然而也不过是少年人固有的激情而已。可

是后来这“自在”的激情渐渐有了一点“自觉”的味道。《中国青年报》连载的一些反思历史的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每天拿到报纸后都要传看，还为此展开讨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海南纪实》杂志，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但是这样的时间很短暂，一九八九年我参加高考，当秋天走进大学校门时，我不知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虽然对我来说仅仅是开了个头。

真的是仅仅开了个头就结束了。我所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省级师范院校，信息同样闭塞。在我的大学时代开始时，这里流行的是汪国真和席慕容的诗歌。我只是在图书馆里才读到北岛的《回答》，虽然很激动，却没有几个朋友可以交流。激情迅速流失了，读李泽厚、刘再复的书，如对古人。《走向未来》丛书倒是会经常出现在学校附近的书摊上，但是少有人问津，我也是偶尔翻翻，然后再放回书摊的角落，让它们继续蒙尘。

所以，当我在采访中面对这些八十年代人物时，曾经拥有的短暂激情便再次被唤起，然后是深深的遗憾和怅惘。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太大了，思想的潮水往往只能漫过一小片沙滩，而且迅速地退潮远去，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沙滩上偶尔捡拾几个贝壳，满怀惆怅地怀想涨潮时的雄奇景象。

三

我以为，“八十年代”或许是一个特定的词，不应该用时间的框架将它界定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九这十年。从思想的源流来说，“八十年代”应开始于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当各种思想汇成潮水冲决思想禁锢的堤坝时，“一场宏大的思想运动”终于在一九八〇年后的中国上演。

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夕，我采访了陈平原先生，他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巧合的是，刘再复先生就把八十年代和五四运动并列，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大思想运动”。我所采访的八十年代人物为我们所呈现的，也正是这样的景象：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

淋漓。任何试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一个时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但是我仍然愿意用一个词来描绘八十年代的底色：激情。李泽厚先生和刘再复先生曾经建议本书名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梦幻”。在他们看来，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只有触动了灵魂，人们的眼神才会焕发出光彩。激情就是开启八十年代灵魂的钥匙。

可是，在采访时我也有所怀疑：放任这些受访者的激情，为读者所提供的八十年代是否会失去它真实的面貌？我想起大学时读到的文学史，干巴巴的抽象理念将历史变成了“木乃伊”，甚至在读到李白那一节时也丝毫感受不到激情。可是在读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学史《心灵的历史》的时候，却深深地被打动。他从文化心理视角系统描述西方文学发展史，展现了西方世界流动不已的生命现象、复杂变幻的内心世界。历史真实不应该脱离人的心灵而存在。八十年代人物以他们的心灵和眼睛为我们所展示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至少是真实历史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沉淀着他们穿越历史的思考。

四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我是一个晚辈，在这些八十年代人物面前，只能“叩之以小”，但是他们“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我之所获，远大于一个记者，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感谢《经济观察报》社长刘坚先生和执行总编仲伟志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为记者所营造的宽松、宽厚、宽容的工作环境，让每个记者都能够安心而愉快地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报纸版面有限，有些采访发表时有所压缩。现在集中在这里的文章都恢复了原貌，并且大部分充实了内容（都经过被访者的审订）。

本书出版曾有些小波折。承蒙《读书》主编贾宝兰女士推荐，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先生、副总经理李昕先生欣然施以援手。三联的声誉学界公认，我对樊、